

与来西在

金石诗刊

创刊号

朱子衡题



ECOLOGICAL SUICIDE

The village
deserted.
The river
choked and polluted.
And a red
haze hovers
over devastated
hills.
But this is not
the work
of barbarians
from the north
nor B.29 bombers
nor foreign
devils.
In this instance
we are the authors
of our own death;
our own nemesis.

生態自殺

(馬) C·拉珍特拉 作
陳政欣 譯

鄉村
廢棄。
河流
堵塞而又污染。
紅色的
霧霾盤繞在
荒蕪的
山脈上。
但這些並不是
來自北方
的野蠻人
或是
B 29型轟炸機
或是外國
惡魔
的傑作。
在這件事中
我們是自己的死亡；
自己的報應
的創造者。

譯自詩集

(Child of the Sun)

C·拉珍特拉 (CECIL RAJENDRA) 是以英文創作的馬來西亞籍詩人。誕生於檳城，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七本英文詩集。他的詩至少在二十七個國家發表過，且被譯成七種語言，被譽為「第三世界的詩人」。

他目前在馬來西亞檳城當律師。

驚張的坦克與裝甲車 趾高氣揚——

粘土粘土 你命中注定

要讓日砲輪轟 軍靴凌辱

啞歌中 揹着淚光

粘土孕育了一代一代的承袂

地基下 肩負起木橋

粘土墊持着巍巍的殿堂與樓房

土層裏蓄存的地下水

被貪婪的深井慢慢地抽乾

沖積土內的礦石與寶藏

讓鐵船，沙泵和流泥淘完

把憤懣深吞，像把豪雨吸入土層

等呀等 期待着大地從惡夢中翻身

終於火山忍無可忍

讓地震賜開了地獄的牢門

熔岩把燃燒了千年的悲憤傾吐

填平了深凹的山谷

土崩淹沒了剝削無厭的挖泥機

泥潭淹埋了助紂為虐的鐵與鋤

龍潭的火光裏

那年女傭手中柔順的粘泥

原始圓成硬朗的胸器

浮腫的嬌軀終於昂起頭來

要從泥土裏奔出

沖天而起

粘土

何乃健

向時間的上流徐渡

濃霧迷茫處

徘徊着 開天闢地的盤古

女媧額頭的汗珠

都揉捏入她手中的粘土

霧裏跌地沙塵石礫，火翔電舞

瘋狂的共工 如飛鎗擲出 那頭顱

直撞不周山 像發怒的頑石 觸崩擎天柱

呵 命運 從此塌陷了缺口

煉盡天下的彩石

這窟窿 總無從修補

自那一瀾起 水和粘泥

不，是淚與臭皮囊 泥漿一體

多少洪水，由黃荒到二十世紀

把粘土沖入江河與海裏

多少亢旱，撕裂大地的硬皮

多少粘土滲入板血裏養城

多少粘土堆砌更河的壩堤

在那片被糟蹋的海棠上

拖拉機橫面直撞

輕罵地淫笑 尖聲地嘶喊——

粘土粘土 你逼來空病夫

我要把你碾得髓無完膚，粉身碎骨



金石之音

創刊詞

金石詩社於一九八八年三月間成立，並於四月一日出版金石詩刊。

詩社的成立及詩刊的出版，主要目標有三：

（一）讓社員及本國詩人有個固定發表詩創作的園地，推廣本國華文詩創作的風氣及維持一本較高水準的詩刊。

（二）翻譯介紹本國以另一種語言創作的詩作，希望能達致種族間的交流及認識。

（三）借着詩刊與國外的詩壇詩社聯絡，作詩創作經驗及情誼上的交流。

在這個時刻，成立詩社，出版詩刊，實在不是「智」者所欲為的事，然而我們總想，這一火炬終須得傳下去。路雖遙遠而且孤寂，但拿着火炬固執走在這條路上的人還是有的。我們更想，能夠在這寒冷孤寂的時代裡，擠在一起取暖，互相鼓勵，也是件愜意的快事呵，所以這詩刊就如此地

出版了！

本社社員：

方昂、艾文、何乃健、吳岸、游川
陳政欣、黃英俊、傅承得、陳強華

• 無題

都夢見

那果實疊疊的同一棵人心菜嗎？

夜，靜寂的流着

星宿無言

我僅是夜川裏

一點冥冥的螢火

你正是那艘

展帆的七彩輕舟

我清冷的光

只照見

枝桠們嚮連的 (3·1·88)

孤寂
罷
了

• 晨 泳

一片海

就這樣簡易地

被陽光

劈成千塊的碎玻璃

風未起而潮已漸高時

我們躍入

從昨夜星子的亂夢中，躍入

那藍得令人心狂的

水色綢緞裏

讓自亮亮的水花

在馨溫的晨光裡，怒放

讓年輕

在藍天還未熾白的晨中

用水花與古銅的膚色

鑄造，一種

屬於將來的

美好記憶 (3·1·88)

揉情三題

(新加坡)
謝 清

• 舊曲共聽

車窗外

風景以極快的速度

自我更換

我們併坐着

一首舊曲

隨着細細的耳機幼線

逆流而上

剎那間

時空迴轉：

滿街的彈子機

盈耳的搖滾樂

亮亮的辮頭面而的髮

飛揚的花裙亂候的馬路

以及，以及

那些四十五轉唱片的

自動點唱機

都一併從記憶裏處冒了起來

罷了，罷了

這些倏遠的日子

難以直聳的歲月

我們依舊併坐着

一首舊曲與我而過，之後

有一顆孕了二十多年的淚

掛在眼角。你知道否？

(2·1·88)

酒精

(新加坡)
南子

一條蛇緩緩地在
血管中爬行
赭色的液體
泛濫成
臉頰的潮沙

以帶微醺的臉
以悲憫的微笑
看群丑高舉血色的旗幟
在燦亮的陽光下
暴露不可告人的陰謀

我慢慢地轉動杯蓋
讓酒盞在體內燃燒
化為模糊的感覺

笑看一串長長的卑劣的謠言
從小丑的口中吐出

一九八八年一月三日



生 離

一聲天外的珍重
心中已冰天雪地
那怕炎炎的熱帶太陽
也化不掉
你遠走的陰影

此去千里烟波
關山遙隔
相思也好
愁腸也罷
那堪與誰去訴說

第一次踏雪的記憶
如肥皂上的芭蕾午
只是來年春暖花開
巴黎鐵塔下的郁金香
即使再度美麗如許
曉驕的歡笑的
已不是我的心房

夜半人靜
多傷感的以往
如蘭的呼吸
悄悄的回響
如今月落星暗
只剩下
臉上新刺痛的鬚髯
那陣催人的幽香

(10-2-88於PJ)

見
道

一千零二夜

(新加坡)
希尼爾

小時候
阿恩巴恩山中的四十大盜
迷失在家家戶戶相同的標記里
殺人不成，空手離去
據說，他們行劫時最大的阻力
是神燈

我有點懷疑
畢竟這只是個故事

長大以後
阿恩巴恩山中太盜的後裔
在家家戶戶相同的標記里
大開殺戒，寸草不留
據說，他們打劫最犀利的武器
是神燈

我深信不疑
畢竟這不是故事

1987年8月稿

沉思的孩子

當孩子擁着抱枕
坐在床邊安靜地
吸吮奶咀
那是他們沉思的時刻，世界
請站起脚尖，輕輕走過

當孩子盤腿趺坐
靈魂之窗開向廣闊的天宇
思想的紙鳶飛翔在單純的
世界，那兒有純粹的顏色
簡單的線紋，原始的形狀
還有甫誕生自星河的音符

成人的世界複雜而淺薄
所有思想的舟都已擱淺
在靜亂不堪的沙灘上

當孩子擁着抱枕
坐在床邊安靜地
吸吮奶咀，世界
請站起脚尖，輕輕走過
那是他們沉思的時刻
他們啊是唯一，還沉思的人類……

方 昂

希望、前頭

濃墨像千年的黑洞
始終游不出一個方向
揮拳擊不起恐慌
嘶喊成一種變調
虛脫後再運氣凝神
悠忽間 前方
一絲耀眼的爆裂
照見
一江名利濁流

滿透的心
等待上岸後烘亮

蘇清強

題泥娃娃

惊于你泥塵一撮
繃繃的捏造
我是頑石一塊
粉身碎骨也要
和你揉在一起

蔣 川

夢

孤獨逼得我
走投無路
夢是一方小小的缺口
我打那兒撲騰逃出來
喘口氣

蔣
川



支撐 睡意 寫詩

陳
強
華

1
心思是綿密的
不絕的電波播放
你是善於等待的
隔著許多稀疏的夢境
遠遠地迎接

2
星光未曾灑在圍牆上
這個夢城依舊黑暗
貓頭鷹睜眼咕咕叫
小心翻身時
把夢攔截在大枕上

3
還寫詩做甚麼？
還寫詩做甚麼？
推開看農夫把詩耕在田裏
整個明亮的天空
因一群群飛鳥顯得更開闊

4
在思想的路途前塵
四頭發現自己
是隊伍中的最後一個
後來者，前有古人
我知道最後一個自己
但我永遠不相信

5
心中的幼雛啄著蛋殼
給我力量、力量
我要衝破自己
曾經圍築的柵欄陰影
朝著高處遷移

6
愛情時常淬煉快樂與憂愁
情緒化的天氣波動
我的幻想與愛戀
永遠是對分手的情侶
在生活，我重新發現你

7
詩的民毒散發出煙
我終要有自己的演化
就溺是不對的
如此卑屈的眠神也是錯
確定，永遠堅信

8
或許過多的垂憐與慾望
會累跨挺高的肩膀
偶爾不負責任地豎眉
理想的廣架陡然塌陷

填於一九八八年三月廿四日

歲 暮 風 景

歲暮的膠林，幾隻
黑鴉靜默的逗留
半凋的老樹，枝桠
朝天無力的伸展

一排排整齊堅固的牢欄
黃昏的涼風，也不經過
彷彿擔心和恐懼
進了，便出不來

自從那一場風暴後
這塊土地沙啞了聲帶
只有一葉虫蛀的枯黃
飄落時輕輕的嘆息

寫於八八年杪大逮捕後

八七年末北回有感

快車夜行
瞬息間，就馳經
膠田、鄉園和膠林
這片廣袤的土地
如此寬厚，如此包容
坦蕩的胸襟，如此開闊

而遠處，傳來沉悶的槍聲
一响、兩响、三數响
推鳥驚起，鮮血滴落
靜謐回返的時候
惶恐的月色，略帶蒼白
先前的安穩已失去

傳
承
得

快車夜行
瞬息間，就馳入
黑暗的中心

八八年三月風修

一尊石像

淡了的心事鑄造成泥
深深的嵌印
仔細斧鑿
一尊微笑的石像
要從熾熱偏微冷
要從軟滑烘成堅硬
一尊微笑的石像
擺飾在每日的窗口
讓陽光在不朽的眼神間
繽紛鑽石的光彩
那是一尊想望多年的石像
想望多年鑄成的想望
歡樂的心事或者
驚懼的心事或者
悔恨的心事或者
哭泣
深深的嵌印
仔細斧鑿
一尊尊的石像
在世上微笑矗立



蝶

吳岸

那時確有一種凄美
當它第一次被投入這天網
它的彩衣破碎
氣息奄奄
猶望向藍天
午一曲
生之舞
但此後它終於
在人類的讚美聲中
發現自己是曠世絕色
遂一代一代
在遊人的注視下
交尾產卵
而蛹而蛾
慷慨然翼動
於人造的花叢與流水間——
凄美
已然是渺遠的
絕响

後記：一九八六年七月廿日，赴板城出席
理科大學李文學會主辦第一屆全國
大事文學獎詩歌組評審會議，會後
隨傅承得、方昂、陳政欣諸兄遊覽
著名的蝴蝶公園，有感而發。

回来

艾文

走这么远

也累了

我坐在温暖的砂砾上

看那些摇摆的拉浪羊

还有那间

佇立在山边的亚答屋

它站那么久

还是孤独的一个

甚至姿态也没改变

我忘了

第几次 真的

不过 黄昏总是照在山头

用他含红烟的缺齿

温暖地迎接我

回来

編後話

由於稿到刊印出版，時間只是短短的一個半月。能夠如此快速推出，是由於各位詩人大力支持及迅速交稿，所以還要謝謝各位詩人的支持。

創刊號的詩創作以本國及新加坡詩人的作品為主。我們希望下一期能夠刊登海外詩人如香港、台灣、菲律賓、中國、泰國及世界各地以華文創作的詩歌。

本詩刊除了以發表詩創作為主之外，也具備了以下四種特色：

(一)翻譯本國以英文創作的詩作一首，並附刊原文及作者介紹。

(二)翻譯本國以馬來文創作的詩作一首，並附刊原文及作者介紹。

(三)發表以本國詩人作品為詞的歌曲一首。

(四)邀請本國的文學創作者為每一期詩刊的封面題字。

創刊號的封面題字是由本國小說家宋子衡執筆，而神圖方面得到宋揚波及野蔓子的協助，謹此向他們三人致謝。

這期的馬來譯詩及詩配曲來不及付版，所以將在第二期與讀者見面。

希望能得到各位能寫出「好」詩的詩人的詩稿，也希望本刊第二期的篇幅能夠增長。

本刊的選稿原則是：只要是好而又有意義的詩，我們就能接受。我們不會有風格形式以及派別上的成見或偏見，我們是以「詩質」作為取捨的準則，所以歡迎各界詩人的投稿。

本期編輯：陳政欣

稿約

1) 本刊為半年刊，每逢四月及十月一日出版。

2) 詩創作，詩論述譯介及詩曲等都歡迎。

3) 園地絕對公開，歡迎各式各樣的詩創作。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5) 如要退稿，請附回郵。

6) 文責作者自負。

7) 來稿請寄編輯部：

47, Tingkat Berapit Dua, 14000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出版日期：1988年4月1日 定價：\$0.50